山村访贤

翁思再

老生人才奇缺，有此天赋条件的孩子多去学影视和现代音乐了，极少有人愿上戏曲学校。曾几何时上戏的戏曲学院到各地招新生，就有过老生考生招入为零的记录。然而不久前上海一位叫俞德邻的有心人，居然从甘肃的山沟里觅来小宝贝，成为本届上海戏曲学院招收到的唯一老生行当本科生。

俞德邻是一位餐饮业的经营者，同时在徐家汇社区文化中心搞京剧工作室。去年初他听说某微信朋友圈有一个小孩经常上传自己的美妙唱段，于是他也加入了这个朋友圈。这孩子的唱段在不断更新，德邻欣赏之余却又疑其作假。此人自称是16岁女孩，怎么学唱须生会如此逼真？于是德邻就在微信上与她聊天，不时布置一些“功课”给她。谁知此人次日即利用伴奏录音即兴演唱“还课”，居然都能模仿得惟妙惟肖。不过俞德邻仍然不放心，决定亲自跑一趟甘肃实地考察。

这个名叫王百慧的甘肃小姑娘家在陇南农村，在角弓镇的乡外。俞德邻在友人陪同下乘飞机坐火车再搭长途汽车，辗转来到这里。这是个荒僻的贫困村，抬头见山，夜闻狼嚎。当地农民均不在房子里设厕所，当天俞德邻和同行者在野外蹲坑“方便”，其身上无法遮掩之处竟被一群嗡嗡乱叫的蚊虫群起而攻，叮得红肿如山包。于是俞德邻狼狈逃窜，第二天改住镇上的招待所。不过他还是实地了解到了关于王百慧的第一手资料。她确实出身于农户，农忙时放学回来，常和弟弟随父母下田耕作。她家的房子是靠汶川地震的救灾款修建的，虽有两层，但厅堂泥地，四壁皆空。这个村子里没有任何人会唱京剧，王百慧幼年时随家长在电视里看黄梅戏，后来偶然看到京剧《武家坡》，一见钟情，便与须生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如果说有点渊源的话，那就是她爷爷曾经是道教宫观里唱道情的高手，隔代遗传了密集的音乐细胞。

俞德邻回沪后立即策划了一场清唱会，把王百慧拟在应邀之列，为她安排了几个西皮唱段。可是临演出之际发现整个戏码里西皮段子太多，于是俞德邻问王百慧能不能改唱二黄？谁知小姑娘一口答应。在演出的前一天，王百慧在母亲的陪同下从甘肃山村第一次来到大上海。当日俞德邻在家里摆了一堂京剧文场作为“见面礼”，叫她开口试唱。王百慧以前是在山沟沟里靠网上下载伴奏录音练唱的，此番第一次看见京胡，倍感亲切，兴奋莫名。她开口唱的就是新学的二黄《文昭关》，一大段慢板居然唱得有板有眼，中规中矩，第一次上弦就与伴奏合槽了。第二天晚上王百慧在清唱会上出台，一炮打响，四座惊为奇观。于是俞德邻向戏曲学院的院长李佩泓做了推荐。为了帮助王百慧达到高考分数线，俞德邻又一次赴陇南山区，花钱请了老师来帮她复习高中课程。王百慧终于通过高考，成为上戏的本科生，专攻老生。日前上海青年京昆剧团排演新版《穆桂英挂帅》时遴选剧中人宋仁宗的扮演者，在该校从大一到大四十几名老生学员里，选中的竟是这位入学才两个月的新生王百慧。

此类好事，俞德邻实际上已经做过不少。为了挖掘濒临失传的剧目，他曾出资为筱高雪樵和白玉艳等一批老演员在逸夫舞台办专场，其参演者多数已然八九十岁，十几位老演员的岁数加起来达到一千岁，因此名之以“千岁演”。原来俞德邻的名字取自《论语·里仁》“德不孤，必有邻”，近年来他不仅受到圈内人的广泛揄扬，也受到徐家汇社区文化中心援手。尽管如此，俞德邻京剧工作室每月两次举办的惠民京剧演出，每年累计百场，为此他仍要贴补进去四十余万元人民币。当我问他此举的动机时，只见他双眼停滞，似乎是在诚笃地叩问内心而出口的回答却令人十分意外——原来他所经营的酸菜鱼火锅店每天杀鱼无数，为了抵消这个杀生的罪过，必须多有善举云云。

德邻兄把保护京剧和传承京剧视为行善，这就是他的愿景和德行。

日内瓦湖畔 屠春怡 摄

古稀今释

叶荣鼎

1988年首度留学日本，因俭学勤工而背部贴满狗皮膏时，日本厨师长向笔者推荐了金曲《昴星》，鼓励笔者学习昴星精神砥砺前行。这首演歌，旋律铿锵有力，歌词奋发向上，伴随笔者三十多年。光阴似箭，词曲作者兼歌者谷村新司去年也入古稀，笔者也在向着古稀迈进。孩时，古稀一语令人生畏。而今，环顾身边，不仅古稀今密，而且多为成功者，古稀翻译家张经浩，古稀作家叶辛，古稀教育家徐向东，古稀书法家张森，古稀画家施大畏，古稀篆刻家韩天衡，古稀院士们等等，依然不离一线，任凭古稀，依然前行，砥砺奋进，不减当年。今日古稀，不再是笔者孩时印象里的蹒跚老态，多是几十年如一日坚守专业终成器者。

八年留日期间指导过笔者的十多位导师也早已古稀，却依然昼间站在讲坛上传道、解惑、授业，夜间仍然奋笔疾书，著书立说，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。还有印象最深的日本教育家八幡老师也入古稀，却在日本和中国台湾经营着两家规模不小的民宿，还免费中介留学投身于文化交流，平日在台湾，周末回日本，看不出什么古稀迹象，与许多日本古稀一样爱唱金曲《昴星》，爱说“有志者，事竟成”。中国古稀活到老，学到老。邻国古稀活到老，干到老。笔者留日期间乘过日本出租车，司机和蔼，驾技娴熟，多为古稀。正如他们所说，工作也许是最有效的生命支撑。

笔者留学八年，时而翻译，时而随笔，时而讲学，每年举办一次小学师生聚会。聚会时，总有老同学说起最难打发时间。我以为，这可能与选择的专业有关。专业固然决定老后生活状态，而老后仍可再选专业挑战自我而丰富晚年学习生活，当然最宜青少年时期战略性地选择专业，永不放弃，一生坚守，用作品说话，老后生活就会显得从容。从97岁许渊冲、95岁任溶溶与近耄耋张经浩至今还在翻译土地辛勤耕耘的画面来看，从历史名人来看，国学、译学、科技学、教育学等专业，或许是退休后尤其古稀以上高龄远离打发时间之忧的最佳选项吧。

边看边聊

烟火气

赵妃蓉

都市人生活在钢筋水泥的森林环抱中，没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，也没有炊烟袅袅阡陌交通之乐，于是菜场便成为了最有烟火气的存在。这里不仅能看到碧绿葱茏的时鲜蔬菜，还能和在水里悠游的河鲜打个照面，蔬菜上晶莹的晨露闪烁着微光，哪怕是临走时摊主附送的一把香葱都是带着勃勃的生机，根须茂密，葱白饱满而有光泽，碧绿的葱叶蓬勃向上，不像电商送来的被严严实实包裹在塑料盒与保鲜膜之间的葱姜，虽然颜色还算鲜亮，但总觉得有点蔫蔫的，失去了生机。

菜场里的摊主们有不少是小夫妻结伴摆摊，不同的摊位彼此分工有所不同，蔬菜摊位的女主主要负责买卖，男主主管进货，没顾客光临时，女主会拿起水瓶往蔬菜上洒点水，让蔬菜看着更水灵些，但是熟客去的话她还是会从底下拿没有洒过水的，如果只剩面儿上的这些了，那她一定会叮咛一声“今天回去就吃了，不能多放哦”。

卖猪肉的摊位，男主虽然长得矮小但瘦瘦的很精干，帮顾客切肉丝、剔排骨、斩大骨，没一丝含糊和偷懒的，女主总是在一边乐呵呵地收钱，顾客要多要少，从不计较，常常看着年轻顾客手里的菜还会出出搭配的主意，后来随着支付宝的普及和孙子的出生，夫妻俩便只留一个人在摊位忙活了。而一家卖冷冻食品的摊位，夫妻俩的分工正好是倒过来的，总看见女主在一边巧手玲珑地做着一些生鲜，比如用蛋饺皮包上肉馅、再缀以河虾仁制成蛋饺烧麦；用碧绿的苔条和酥脆的花生相拌看似简单，但量的拿捏会直接影响口感。男主总忙着在一边招呼客人“这些侪是我老婆今朝新鲜做嗰，侬回去尝尝味道，包侬好吃！”，语气中总带着些许自豪。

卖宁波汤圆和年糕的摊主最有范儿，方正的脸庞、黝黑的肤色、已有些灰白的胡子，一口活色生香的宁波话衬得食物也有熨帖感，“个年糕交关好，吃起来嫡糯嗬”“八宝饭蒸一蒸，闻起来喷香”……从酒酿到水磨年糕到汤圆再到八宝饭，无一不是他亲手制作，再自己踏着自行车运送和售卖的。期盼疫情能早日平息，菜场能早日重新闹猛起来。

母亲的爆米花

江子

每到年末，女人们就都要忙碌起来了。

在赣中地区乡间，再穷的人家，都要准备几件像样的年货待客。比如三两斤炒瓜子，自家种的卖给贩子后余留下来的花生，还有就是爆米花。

而作为我们村最穷人家的主妇，母亲的忙碌里，就会多几分惶惶。因为只有她知道，一到年关，招待客人要钱，去长辈亲友家拜年要钱，年后我们兄弟姐妹读书要钱。可因为进账少，她的口袋，差不多已经空了。

她只有早早地就催着父亲带着我去走村串巷打爆米花。

二姑父买了一套爆米花的行头。可他后来患了痨病，近不得烟火，就打不得爆米花。母亲就催着父亲，学了这门手艺，借了二姑父家的这套行头去打爆米花。

这是一种十分艰苦的活计。我和父亲每天就像钉在了两条矮凳上。父亲负责摇机器，拉风箱，待加热到了一定温度，让机器炸响。机器里的大米就变成了松脆的体积暴涨的爆米花。我负责把柴，配合父亲“爆破”作业，死死捏紧装爆米花的麻袋，以免气流冲溢让爆米花散落。然后，我解开口袋，将爆米花装给主人。如此周而复始。每天都要到半夜才睡。

那时候每一爆加工费是一毛。十多天时间下来，可以挣个一百多块。年关和我们的学费，就全都指望着这件事。

要到大年二十九，我们才会回到家里，父亲先把那些带着黑色锅灰的毛票交给母亲，然后在自己家的厅堂，摆开架势，打自己家的爆米花。

很明显，父亲摇着机器拉着风箱的节奏变慢了。我把柴也是。经过了十多天的熬夜打爆米花，我和父亲都太累了。

而在我和父亲出门的这些天，母亲早已把家里的一切都安顿妥当，包括其他年货的准备，孩子的新衣……

晚上，母亲会把糖倒入有水的锅中。她在灶前把柴火，待糖水煮沸，父亲会将爆米花倒入爆炒，到一定火候，再铲出通过人工压实，然后用刀切成薄片，爆米花年货就做成了。

那一夜，家里就都是糖分的味道：穷人的家庭里少有的幸福的味道。

年终于到来了。对于家庭主妇来说，也就是最忙碌的时候到了。

母亲穿着浆洗得干净的旧衣服，在家中进进出出，微笑着为前来拜年的亲友续茶水，看着客人面前茶盘里年货空了，就返回屋内补上些许——量肯定是经过精密计算的，不能太多，不然后面来客就不够了，撑不到春节过完，但也不能太少，不然就不体面。

那爆米花片是茶盘里最显豁的茶点。它的成本不高，少量的大米和糖，但因为经过爆米花机的加工，体积增大了好多倍，适合表达新年里虚妄的富足感。

印象里母亲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。即使过年也是。也许她穿过，那该是新婚的时候，可惜我没能见到。

母亲好像也从没吃过她精心准备的那些吃食。她很少上桌，总是坐在灶膛前，吃每一顿剩下来的东西。平日里，她给我们的印象是节俭到抠门的。她对自己，几乎到了残忍的程度，即使过年也是。成年累月，我们早已接受了这样的母亲，认为母亲就应该是这个样子。

可有一天，我发现母亲在无人的角落吃着爆米花。

离大年初一过去已经有几天了。亲友们都已散去。大人们开始闲了下来。

我还沉浸在寒假与春节给我带来的美好和自由之中。离开了打爆米花的那张小矮凳的束缚，我就像一个野孩子，到处找着寻欢作乐。我忘了我是去找谁还是为了躲避谁的追赶，急匆匆地走在某个离家几栋屋的一个巷子里。无意间我看到了母亲，正在往嘴巴里送着爆米花。

她轻轻地咬着，咀嚼着。她脸上的表情，似乎是非常享受爆米花片带给她的愉悦感。以至于她显得有点陶醉，有点贪婪。

她吃得很细致。好像一小片爆米花片，有着她细嚼慢咽的计划。她手里有个袋子，里面还有着三两片。

妈妈怎么会在这里？她是不是专门要躲在我们不容易出现的地方，来享受她其实非常心仪的食物？

她为什么不在家里，当着我们的面吃着爆米花？有什么清规戒律，阻止了她这么做？

母亲看到了我，脸上立即露出惊诧进而尴尬的表情。她迅速停止了咀嚼，转身急匆匆离开了巷子。

母亲只比我大25岁。我呢那时候才十一二岁。现在想起来，母亲那时候还很年轻，不到四十。

可母亲在我心里从来没有年轻过，从我记事以来，她就是一个很心酸的老妇模样，即使新年也不能让她看起来年轻些。

旅游

回味锡拉库萨

赵 洁

我是在朋友圈发照片的时候才知道，因为综艺节目《中餐厅》，陶尔米纳火了。确实，这座被誉为西西里明珠的迷你城市占尽地利，一边是碧海长滩，一边是悬崖峭壁，不远处还有艾特纳火山优美的线条。山上一条主街，名牌云集，间或是特产店铺，鲜黄的柠檬、火红的辣椒、设色浓烈的西西里彩陶，还有阳台上怒放的鲜花，仿佛所有的色彩都在这里极致地呈现，在澄蓝的天空映衬下散发着热烈欢畅的气息。阳光明媚，游人如织，艺人欢愉的歌声在整座小城荡漾。

如果你需要痛饮无忧无虑的人生甘醇，如果你需要情绪的宣泄、彻底地放松，那么就请选择陶尔米纳。然而，我更喜欢的城市名叫锡拉库萨，它是西西里历史上最重要的城市，也是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。

说锡拉库萨是地中海文明变迁的活化石是一点不错的。在城北的考古公园，有一座始建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剧场，它依山开凿，曾上演过埃斯库罗斯的悲剧，遥想当年，当15000名观众一起欢呼的时候，该是怎样的惊天动地！不远处是公元初年开凿的罗马竞技场，角斗士和猛兽之间有过多少惨烈的搏杀，也许只有那些阻拦猛兽伤害观众的石柱记得吧？那里还有一座以东西西里文化为特色的考古博物馆，游走各展室，四千多年光阴瞬间流转，从史前到古希腊、古罗马、拜占庭，一拨又一拨的统治者来了，又被时光卷走，城市的面貌被一层一层地覆盖着、改变着，终究还是留下了各自的印迹。多元、融合、共存，成就了西西里的独特风范。

这里也是阿基米德的故乡，但若要寻访其踪迹怕是痴人说梦，唯有古城奥提伽岛上一座阿基米德雕像聊以让人发思古之幽情。据说公元前211年，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爆发第二次布匿战争，正是这位神奇的75岁的老人发明了各种新式武器，把罗马军队挡在城外足足一年！当罗马人冲入城内时，他还在家里研究数学，在混乱中被杀死，让包括执政官在内的罗马人都惋惜不已。

古城最美的地方无疑是主教堂广场，广场呈独特的三角形，环绕着巴洛克风格的主教堂、市政厅、大主教府邸和拜占庭风格的圣露西教堂，主教堂里还能看到公元前五世纪它作为雅典娜神庙的多利克柱。电影《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》中，女主角玛琳娜正是在这里婀娜穿行，吸引了无数男人艳羡的目光，那个男人争抢点烟的经典桥段也在这里拍摄。

岛上还有一座颇有来历的阿瑞图萨喷泉：女神阿瑞图萨为了摆脱河神阿尔甫斯的追逐，逃到奥提伽岛化为泉水，阿尔甫斯随之化为河流，与泉水在地下汇合。美丽的神话引发一代又一代诗人的吟咏，其中包括奥维德、维吉尔和雪莱。

在斜阳中，我们和锡拉库萨道别。海水一如既往地冲刷着沙滩，发出静静的回响。人未离开，已经开始回味。

七夕会